

93年8月淡水潤福

水是故鄉甜

—淡水河邊訪琦君 田新彬

淡江大學旁一棟二十層大廈寬敞明亮的大廳裡，打扮得整整齊齊、點著淡紅脣膏、滿頭銀白的琦君，精神奕奕地扶著助行器親自迎來。「見到老友們真是太好了！」她興奮地說，和我們一一擁抱，臉上展露著發自內心的真誠微笑。

「我們」是劉靜娟、廖玉蕙、方梓、林黛嫻和我。四個編副刊的，和琦君的淵源自是不淺，唯一沒編過副刊的廖玉蕙，卻是近年來五人中唯一見到過琦君的。三年前暑假，因執行國科會的一項計畫，廖玉蕙飛到紐約，親赴琦君家中拜訪，不但做了很長的訪談，還用錄影機把琦君在美國的生活做了完整的紀錄，為文學史留下珍貴的資料。

今年六月，琦君和夫婿李唐基搬離居住了二十一年的美國新澤西州，回到台灣，住進位於淡水的「潤福生活新象館」。這是一所專為銀髮族設計的飯店式住宅，琦君和李先生親自將我們迎到十七樓他們的新家。三十坪大的住屋隔成客廳和臥室兩大間，十分寬敞，兩扇大玻璃窗正面對淡水河，站在窗前，可遠眺淡水美麗的夕陽以及穿梭往來的渡輪。客廳一角擺了一張大書桌，桌上紙筆俱全，這自然是李先生的貼心安排，希望琦君能再坐到桌前，執筆寫作。

「住在這兒舒服嗎？」這是所有朋友最關心的問題。「還不錯，有人定時來打掃，管三餐，若是生病了，一按鈕，護士就會趕來照顧。唉！年紀大了，特別想念台灣的朋友，住在這裡生活有人照顧，朋友也可以隨時來探望。」琦君說。

拜不久前舊作《橘子紅了》被公視改拍電視劇，造成轟動，媒體對琦君青睞有加。除了剛回來的一個多月，因為調時差以及大遷移後的疲累，不能見客外，接下來的日子，媒體紛至沓來，日子一下子變得熱鬧又繽紛。琦君在「潤福」的人氣指數也急速竄升，到處都有人朝她點頭微笑。「我喜歡妳們來，我好想多聽妳們說話，離開台灣太久，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。那些記者，拿著相機一直拍一直拍，搞得我好緊張，我還是比較喜歡朋友來。」琦君親切地拉著我們的手，娓娓說著。她雖然是名滿華人世界的大作家，我卻覺得她更像是一位慈祥的長輩。

落座之後，她一一仔細打量起我們：「妳們都好年輕啊！真好，都沒有變！」話鋒一轉，她變得語重心長：「妳們一定要聽我的，趕緊把握年輕的時光，多寫一些文章。我要是能夠再年輕，我一定還會寫。」這是老作家時不我與的快然嗎？

李先生開始說起起他們返台的心路歷程。琦君拿起旁邊廖玉蕙的手，輕撫著說：「看，妳的手多美、多光滑啊！哪像我。」她平展雙手，手背上虯結的青筋有若縱橫的阡陌。「不會啦，妳才漂亮呢！」玉蕙轉開話題，含笑直視琦君，由衷地讚美道。這並非安慰之詞，琦君的臉上幾乎沒有什麼斑點，皮膚白皙，襯著銀白的頭髮、淡粉的襯衫，氣色好極了，再加上滿腹詩書薰陶出來的高雅氣質，絕對稱得上是一位漂亮的八十八歲老人。

李先生還在描述回國後的生活轉變。琦君悄悄問道：「這裡是哪裡啊？」「淡水啊！」「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會到這裡來的。」她有些茫然。「妳跟著李先生一起來的。」玉蕙說。「對啊，嫁『基』隨雞嘛！」她又像孩子一樣笑開來。

琦君是在六十一歲那年，因李唐基外派美國而起了移民的念頭。民國七十一年，兩人正式定居新澤西州。在海外，琦君一樣擁有廣大的書迷，生活並不寂寞。她的創作力依舊旺盛，經常在北美世界日報副刊上發表文章，並應北美各地文學社團的邀請，飛到舊金山、休士頓等地演講或座談，和許多海外作家也結為好友。美國幅員遼闊，無法常常見面，打電話便成了和文友們聯絡感情的方式，常常一聊就是一個多鐘頭。旅居北卡州的簡宛，舊金山的喻麗清、吳玲瑤等，都是多年「話」友。掛電話時，她從不說再見，而說「報上見」，既有鼓勵文友多寫的用心，又兼含預祝發表的美意，一時蔚為流行，成為北美文友彼此間最貼心的一句祝福話。

琦君有一雙巧手，會剪紙、繡花、打毛線，她常將舊卡片剪成「春」、「囍」、「福」等字樣，穿上絲線作成掛飾，或是用碎花布做成漂亮的杯墊或小飾物，附在信裡送給朋友。家裡書櫃把手上，至今仍掛著她的剪紙作品；林黛嫻和劉靜娟的抽屜裡，也還珍藏著她做的杯墊。聽到大家都喜歡她做的這些可愛小玩意，琦君開心地說：「我現在還會剪，等我身體好一些，再剪了寄給妳們。」

因為關節退化，琦君的雙膝都動了置換人工關節的手術，行動不便，生活起居全賴李唐基照顧。有時恍神，還會弄不清自己是在台灣還是美國。不過消遣起夫婿來，琦君倒是腦筋轉得飛快，機鋒處處。方梓聽說身為第一個讀者的李先生，常常對她的作品提出建議，問她是不是真有其事？「沒有他，我的作品更好。」琦君嘴一撇，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，逗得我們哈哈大笑。一旁的李先生也樂呵呵的，一點不以為忤。九歌出版社將《琦君寄小讀者》改名《鞋子告狀》，重新出版，我拿給她看，問她喜不喜歡新的封面，她拿著書說：「好漂亮啊！不過我也要告狀。」「告誰？」我們奇怪的問。「告他！」琦君朝李唐基瞟了一眼，臉上露出小女孩的嬌態。「告他什麼？」我們樂開了。「他在這裡，我不能說。」琦君故意裝出害怕的樣子，我們笑岔了氣，她自己也露出頑皮的笑容。

琦君和李唐基是在民國三十九年結為夫婦，當時，琦君剛來台灣不久，因為思念親人，便寫了一篇散文〈金盒子〉投寄到中央日報副刊。李唐基讀到此文，起了強烈共鳴。恰巧朋友介紹了一位潘希珍小姐和他認識，交談之下，才知道潘希珍就是寫〈金盒子〉的琦君，大為傾慕，終於成就了這段良緣。李唐基說：「琦君浪漫熱情，沒有數字觀念，常常在電話裡逐字逐句指導文友寫作，電話費一筆就是一百多美元，我說她，她還不高興，說我太實際了。」李先生也趕緊告起狀來。琦君訕訕地說：「我哪懂那麼多！」又是一陣哄堂。也幸虧學經濟的李唐基比較實際，長於理財，兩人互補，晚年生活才能這樣無憂無慮。

琦君有眩暈的毛病，怕她太累，我們把探訪的時間定在一小時，雖然談得正起勁，也還不想走，但是怕耽誤他們中飯，不得不起身告辭。琦君有些錯愕，像孩子般嘟起嘴嬌嗔：「不是才剛來嗎，怎麼這麼快就要走了，再坐一會兒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拿眼睛示意李先生幫忙留客。「餐廳已經開飯了，下次再來看您。」「下次，下次是什麼時候嘛——」琦君依然嘟著嘴，撒嬌般拉長聲音，一副不依的樣子。直到敲定了下星期三再去探訪，琦君才又展露笑靨。當車子緩緩駛出「潤福」大門，回身，隔著大玻璃窗，看見琦君小巧的身影，仍在不停地朝我們揮著手。